

楊啟之著

伊斯蘭
文化叢書

日本之回教政策

伊斯蘭文化學會編輯
商務印書館印行

257
270
2

楊敬之著

伊斯蘭
文化叢書

日本之回教政策

伊斯蘭文化學會編輯
商務印書館印行



A514109

目次

一	日本之回教政策	一
一	日本樹立對華回教政策之中心目的	一
二	黑龍會與浪人會之策動	二
三	少壯派軍人之策動	三
四	九一八事變前對華回教工作之一斑	六
五	九一八事變後之對華回教陰謀	八
六	七七事變後回教陰謀之展開	九
七	回漢仇視政策之樹立	二〇
八	回蒙互殺政策之策動	二一
九	吸收青年工作之積極從事	二三
十	對新疆工作之推進	二六
十一	經濟提攜之真象	二八
十二	組織回回國民之輪廓	三〇

二 日本之國際回教陰謀……………三三三

一 日本回教政策之決定……………三三三

二 義日防共協定與回教陰謀……………三四

三 國際回教陰謀之第一步爲調查……………三四

四 國際回教陰謀之第二步爲聯絡……………三七

五 國際回教陰謀之第三階段爲報聘……………三九

六 國際回教陰謀之第四階段爲組織政變及發動非常事件……………四〇

七 國際回教陰謀之第五階段爲消滅回教將回教國夷爲殖民地……………四〇

八 結論……………四一

附錄 北方回教同胞之抗戰情緒……………四二

日本之回教政策

一 日本樹立對華回教政策之中心目的

日本對華政策之中心目的，爲破壞中國之統一政權，以達其分割中國，統制中國之野心。破壞統一政權之方法有三：

(1) 以外交方式，打擊中央政權，使其屈服。如中央政權對外屈服，則對內必失信仰。國內之信仰既失，其中央之統馭力亦必喪失。

(2) 以武力壓迫，使我就範，同時造成若干地方政權，以反對中央，俾達成破壞統一之目的。此伎倆曾一再施之於我。

(3) 以民族分化之方式，使各個民族分別獨立，脫離中華民族之中樞政權，以便共宰割。今日之「滿洲國」，「蒙古」等僞組織之樹立，卽屬此例。日本之從事政治侵略者，方自謂爲得計，且思更進一步，以組織「大同回國」爲號召，冀圖侮蔑我中華民國之二千五百萬忠勇愛國同胞的人格，其用心之狠，可謂至矣。

日人近三十年來，所派來中國之從事回教工作者，不下百人！其所持口號曰：「回回本非中國人；來華以後，除遭受欺凌外，無它收穫。」並列舉有清以來，西北仇殺之事例，以相標

揚，挑撥民族情感，以遂其煽動之野心。

中央對於回教政策，戰前未有具體之決定，以致各地回民對此種惡意之宣傳，無統一之處置與應付。抗戰於今七年，敵人更加緊發揮其對我中華民族分化離間之作用。余懷於民族興亡，匹夫有責之義，爰將所知敵人回教政策之梗概，及最近親赴敵後平、津、冀、察、晉、綏、魯、豫，一帶視察所獲資料，參酌歷年來研究所得，草成此文，用供關心回教問題人士之參考，或亦足資警惕而思有以應付之道歟！

二 黑龍會與浪人會之策動

明治末葉，一般日本浪人，早已着眼於回教問題，其中尤以黑龍會首領內田良平，及浪人會首領頭山滿爲最著。明治三十三年彼等與犬養毅等共集議於東京，推近東浪人伊卜拉欣爲警人，共立決心，發誓從事於回教運動，並立誓文，文曰：

「吾人對回教之信仰，樹立一致之信心，堅貞邁進，如有異志，天地神祇，實鑒察之！」簽名於此誓約者，有犬養毅，頭山滿，內田良平，中山逸三，中野常太郎，大原武慶公，山田喜之助，青柳勝敏，河原田慶至諸人。此蓋爲日人從事回教工作之最初盟約，至今此盟約尙保存於日本之回教協會中。

約章既立，乃派人四出活動。最初黑龍會派川村狂堂氏由大連來華，歷經東北三省。繼至

北平，請某氏介紹加入回教。復由察綏轉入內蒙古，折入河套。再沿甘涼肅夾谷入新疆，遍游塔里木河流域。回至西安後，循祁連山南麓入青海，逗留於西北回教中心區之河州（今改稱臨夏）者三月。回蘭州後，沿平涼到西安，轉往漢中，更至成都。復西行至西康，轉寧屬各縣入滇，盡歷迤南迤西各縣，沿川滇大道，經敘府赴重慶。再順長江而下，經鄂、贛、皖、蘇各省，沿海道，經浙、閩、至泉州，調查回教在泉之史跡。繼入粵，居於光塔寺者一月。費時凡三十年，專門調查中國回教之種種問題。

其次浪人會所派者爲佐久間貞，由東京出發後，經東北入外蒙，取道西伯利亞鐵路入北疆，對哈薩克，韃靼兒，蒙古族，及東干族作詳盡之調查。後經土西鐵路至土耳其斯坦，更進而至小亞細亞。至印度後，轉回上海，於民國十二年，創辦「回光雜誌」，筆名「左東山」，以倡導回民應取得政權爲前提，以權利爲急務，以政府爲攻擊之目標。其主張爲上海清真董事會所積極反對，遂不得不返回東京。

黑龍會繼派濤秀成，化名爲「馬成龍」，專赴西北及東北各省，從事回教之獨立運動。先組織黑龍會於遼寧，冀圖鼓動組織「大回回國」，雖因遭受打擊而折回，而其陰謀則爲日本朝野上下所絕端支持及援助。

三 少壯派軍人之策動

回教工作，得黑龍會與浪人會之倡導，於是研究此問題者遂風起雲湧。陸軍少壯派軍人，認爲回教工作應視爲軍事工作之一環，乃於一九一五年，派陸軍大學畢業生若林九滿來華活動，以湖南及長江流域爲中心，結交中國回教方面之朝野人士，歷時十年，於一九二四年病歿於長沙。

同時又派田中逸平赴青島，轉往濟南，與黃河下游一帶之回教人士聯絡，藉以觀察及調查冀、魯、豫回民之生活及思想動態。吾人於其致友人書中，發現其一再說明回教政策與日本帝國政策之重要，造成日本國內重視回教工作之有力空氣。田中氏旋於一九二五年偕同日本之回教問題研究專家中尾秀男氏，同往麥加朝覲，爲日本回教間諜親赴回教聖地開始活動之第一批，翌年始行返國。一九三三年，復偕同山本太郎及青年二名前往。山本即留於阿富汗首都喀布爾，研究近東回教國之國情，達七年之久。田中於第二次赴阿刺伯航程中痼疾復發，一九三四年歿於旅途。

繼田中逸平赴麥加及近東與南洋回教諸國工作者爲若林半氏，若林九滿之兄，頭山滿最信任之幹部也。若林半於一九二五年春，開始赴近東，南洋及澳洲諸地，從事大規模之調查工作，計歷時十餘年。今已鬢髮蒼白，頭童齒豁，所著「回教世界與日本」一書，風行三島。

日本朝野上下，均知回教工作之重要，乃由關東軍，南滿鐵道會社，紡績聯合會，三菱，三井、住友諸團體，發起組織大規模之「參加朝覲團」，名爲「回教聖地巡禮團」，團員計三

人：

鈴木剛 取回教名「穆罕默德沙里依欣」

細川將 取回教名「穆罕默德阿布都爾穆里亞穆」

郡正三 取回教名「穆罕默德阿布都爾阿里斯」

第四次巡禮團，則由郡正三率領少壯軍人二名，於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出發工作。

第五次巡禮團，日軍部派鈴木剛，細川將，榎本桃太郎等再往。

第六次巡禮團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派往。除日人鈴木剛外，尚有偽滿協和會會員張世安，

攜帶大批禮物前往致贈各回教國代表。並偽稱日本於侵佔東北後，如何如何提倡回教，以圖搖惑國際之視聽。

吾人於敘述日本軍部對回教政策積極推進之際。茲更述日本少壯軍人代表板垣征四郎及磯谷廉介之意見，以見其對回教工作注意之一斑。

板垣征四郎於視察歐美軍事歸國後，謂：「以近東與南洋為中心之回教問題，對於日本之南進政策，應成為極重要考慮之議題，並應有以解決之。」板垣一九四〇年曾被派為「中國派遣軍」之總參謀長，於我淪陷區域中，對回教事件必親自處理之。

磯谷廉介任參謀本部第二部長之前，曾從歐洲視察，於歸途航程中，向同船之日友談及回教民族與回教國問題，謂：「應從政治與宗教兩方面加以觀察，日本既欲成為東亞之盟主，則

對於樹立回教政策爲重要國策之一，殆無疑義，惟除對回教國家政治問題加以檢討外，對經濟方面諸問題，亦不應漠視。云云。

前陸相荒木貞夫，對回教政策之觀點，雖不若板垣與磯谷之積極，然就其撥發經費與擴大預算諸方面之着手，實開日本陸軍省未有之先例。

四 九一八事變前對華回教工作之一斑

日本在華之調查機構，規模最大，經費最多者，當首推南滿鐵道會社之調查部。九一八事變以前，關於中國回教調查，大約可分爲下列數項：

- (1) 全國回教人口調查：包括省別，縣籍，姓名，年齡，性別，職業，教育程度等。
- (2) 回教軍事調查：西北方面之回教軍事人物，其出身，思想，家庭環境，統馭人數，最親信之人物，及其教育程度與性格等。吾人若一翻閱「五馬聯盟之分析」一文（載外務省調查部出版之回教事情），卽知其蒐集材料之深刻與豐富矣。
- (3) 回教寺院與教派調查：清真寺之建築歷史，寺院概況，教長與負責人之姓名，甚至於設備位置，均在調查之列。同時對教派之歷史，過去糾紛之經過，更蒐集靡遺。
- (4) 回教特殊問題之調查：新疆纏回問題，東干問題，韃靼兒問題，哈薩克問題，撒拉問題，以及民國十七年導河事件問題，均作有體系之調查。

茲將其對於中國回教人口。調查之紀錄按列如次。此係滿鐵調查部之回教問題專家大率松三郎之報告。同時願更將日本陸軍省情報部之大村一氏之報告，附誌於下，以見其調查工作之一斑。（附註：大率氏係一九二五年之調查，大村氏係一九二一年之調查。）

省名	包括區域	大率氏數字	大村氏調查數字
新疆		一、一五七、〇〇〇	二、四八八、〇〇〇
甘肅	包括寧夏青海	二、九六五、〇〇〇	三、〇六〇、〇〇〇
陝西	包括綏遠	二、一三五、〇〇〇	五六八、〇〇〇
河北	包括熱河	六二八、〇〇〇	六五三、〇〇〇
山東	包括青島	二五四、〇〇〇	一五八、〇〇〇
河南		八六八、〇〇〇	二一〇、〇〇〇
江蘇	包括京滬	三三三、〇〇〇	二〇六、〇〇〇
雲南		八二七、〇〇〇	八三六、〇〇〇
四川		四〇三、〇〇〇	二六五、〇〇〇
東北三省		八三、〇〇〇	一六八、〇〇〇
山西		六五、〇〇〇	一五九、〇〇〇
湖北		一六、〇〇〇	一一、〇〇〇

貴州	一五、〇〇〇	二二三、〇〇〇
江西	五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
安徽	二五五、〇〇〇	三二一、〇〇〇
浙江	八二、〇〇〇	七、〇〇〇
湖南	二二、〇〇〇	二八、〇〇〇
廣東	五三、〇〇〇	二七、〇〇〇
廣西	六八、〇〇〇	二六、〇〇〇
福建	二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
蒙古	二四、〇〇〇	〇
總計	一〇、二六一、〇〇〇	九、二〇七、〇〇〇

此數字之是否正確雖不可知，然其所根據資料之多，吾人將無暇列舉之。

繼滿鐵從事調查工作者，為關東軍特務部。一九三一年時板垣適任關東軍參謀長，土肥原為其走卒，對回教方面，側重於人才之調查，凡曾在北洋軍閥部中任職，而其後不為中央所錄用者，悉加調查，以備事變之用。

五 九一八事變後之對華回教陰謀

九一八事變，發生於民國二十年，其次年「偽滿」組織即出現。策動漢奸之中心機構爲「協和會」，對回教工作，即傾全力從事。二十一年七月，在長春方面，成立所謂偽「伊斯蘭協會」，以圖緩和此新侵佔區域內近百萬回教徒之感情，爲日人所成立關於回教之第一個偽組織，除二三奸人外，東北回教同胞對之，非仇視即漠然而已！

二十一年冬，日人更擬利用奸人李際春擾亂天津。幸經津地回民將其陰謀向當局揭發，處置得宜，事變得早日平息。北方回民，二十餘年來，贊襄革命，擁護中央，矢誠矢忠，雖死不渝！北方事勢雖日卽於危，而此數十萬教胞之心，則安定如一，以應付此萬難環境，致使日人陰謀，無從展布，徒見其心勞日拙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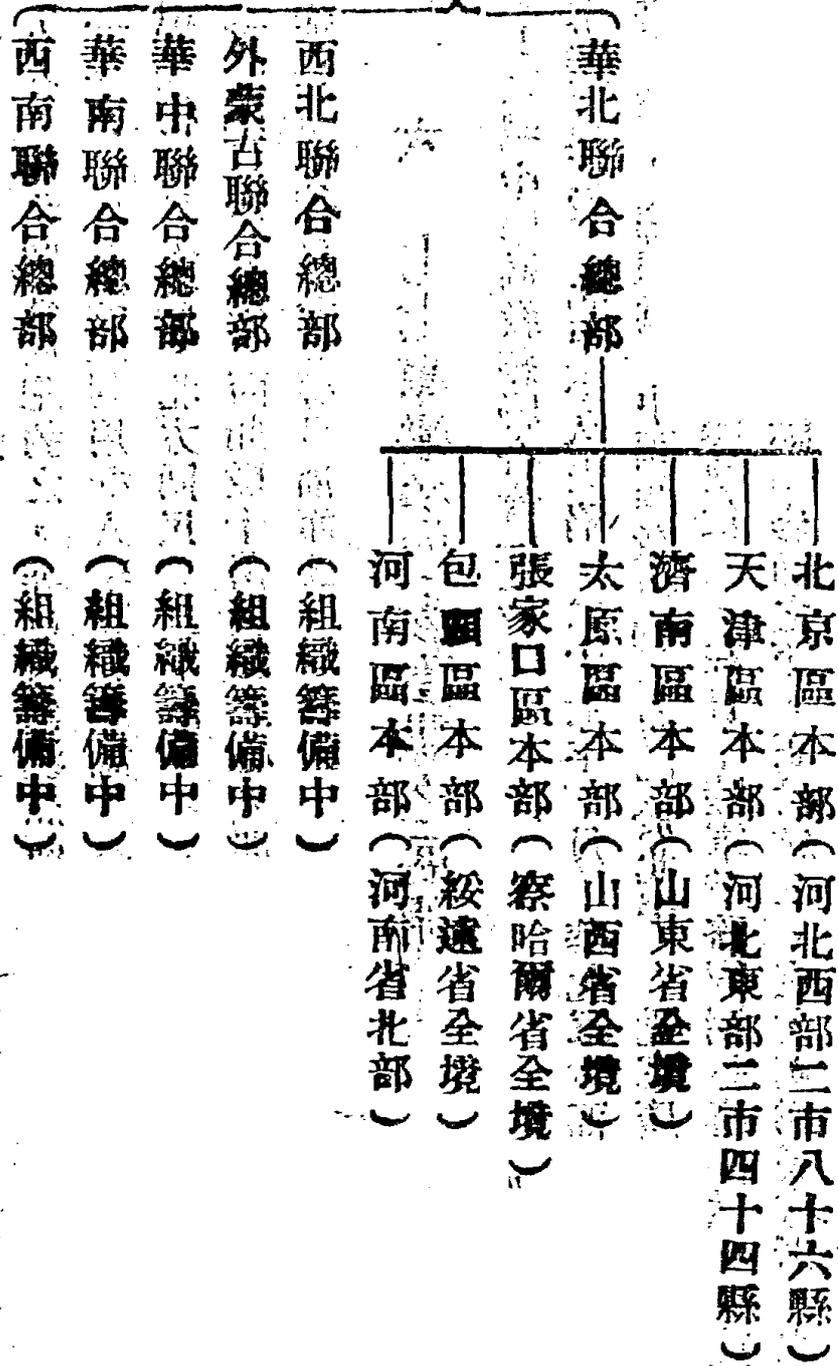
六 七七事變後回教陰謀之展開

(1) 偽「中國回教總聯合會」之成立

七七事變發生後，北平不久失陷。二十七年一月，華北軍方面派日顧問高垣信造及奸民劉錦標（冠豪）等，籌組偽「中國回教總聯合會」於北平，覓定廣安門大街東北大學舊址爲會所。於二十七年二月，假中南海懷仁堂，在日本陸軍特務機關長喜多誠一及茂川暨偽組織漢奸王克敏、湯爾和、朱深、余晉蘇等參加之下，正式成立。定會旗爲長方形，以星月爲會徽，綠地白月，開會時與日章旗同時懸掛。其成立時之標語有：「堅決團結，一致護教」及「主張中日

滿提攜「打倒萬惡共產黨！」等語，同時更發宣言（文長不錄）。該會組織系統如下表：

中國回教總聯合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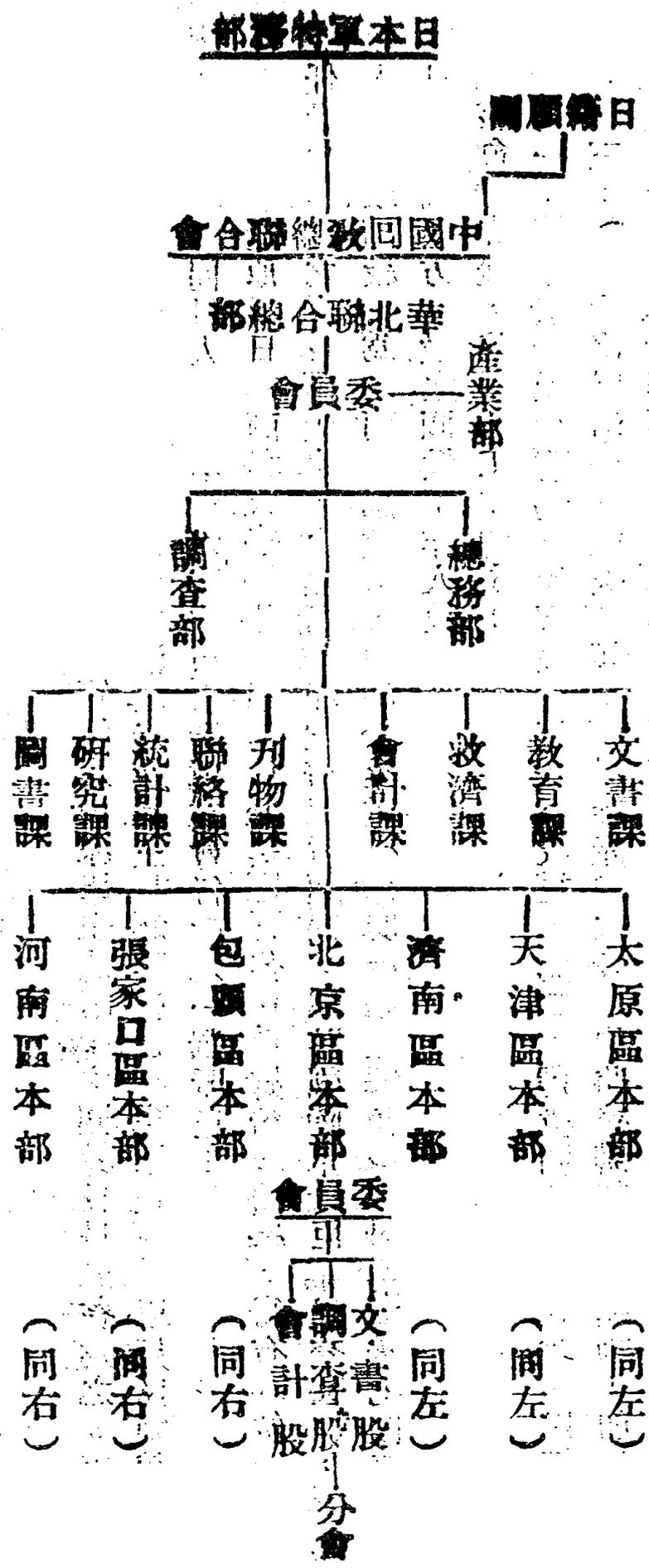


偽「中國回教總聯合會」既經成立，僅係一空頭機構，於是於其下先行組織所謂「華北聯合總部」，以謀實現其目的。

此項機構之所以成立，係日本準備在華組織偽「回回國」之陰謀的初步，故不惜全力以赴。

每年支付此會之經常費及特別事件費，總數在五十萬元以上，其經濟實權完全操之於日人之手。

茲為明瞭該會之實際情形起見，再作系統表以說明之。



該會有會章七條，其「宗旨」如下：

「本會對外主張中日「滿」三國提攜，堅決反對共產主義，絕對擁護新政府，發揚亞洲文

日本之回教政炎

化，維護固有之宗教，對內聯絡回教同胞，提倡教育……爲宗旨。」該會既直接受陸軍特務機關之支配，其經費當然在日軍特務費項下開支，此團體爲一何性質之團體，豈待再加以詳細之說明？

「華北聯合總部」之委員，係由日軍指定因家累未能離平之回教教長鄉耆爲之。現有委員九人，名譽委員十二人，並指定牛街清真寺教長王某爲委員長（現已死），以奸民劉錦標爲諮議，與主席顧問日人高垣信造爲實際負責指導該會行政之一對魔鬼！

高垣信造原爲日本商科大學學生，畢業後赴美國哥倫比亞肄習經濟學，得有學位。畢業後先任教於印度之泰戈爾大學，復經阿富汗政府任爲顧問，與該國陸軍大臣某私交甚厚，經其介紹入教，取回教名爲「阿不篤拉」。並長於柔道（類似中國之擲角），特講道堂七段之授與，爲日本在我北方有數之回教工作人員。

該會成立後，其中心工作如下：

第一：趨重於情感之聯絡，使回民不反對僞政權。第二：選拔回教優秀人才，以備日後之用。第三：調查淪陷區清真寺概況，傾全力於寺產之調查，俾將來辦理回教運動，卽以回民之經濟力，發展日本所期望之事業。第四：調查回教人口狀況，不但得知確數，更從各種統計數字中，以爲將來運用之準備。第五：積極設立各省區本部及支會，開展各項工作。第六：積極從事於反英反基督教工作，增加同胞在國際上之惡感，並減少國際之同情。

該會成立迄今已三年餘，其已經成立之各省區本部及分會，合計如下：

1. 北京區本部 轄分會 八四
2. 天津區本部 轄分會 六二
3. 河南區本部 轄分會 六一
4. 濟南區本部 轄分會 一四四
5. 太原區本部 轄分會 四三

共計分會三九四

至於張家口，包頭兩區本部，原亦擬成立，因綏蒙一帶軍事工作係由關東軍方面負責，而華北方面則係由華北軍負責，體系不同，華北偽體制方面自不能過問綏蒙方面之問題，於是另在關東軍特務機關指導之下，成立所謂「西北回教總聯合會」。此為截然二事，容於下節中另詳述之。

該會現出版華文刊物一種名「回教」，其內容分爲：甲、照片。乙、專論。丙、回教人物誌。丁、調查紀。戊、回教世界。己、回教消息。現已出至第六卷第七期，每期發行約二千份，主編者爲該會調查部，地址在廣安門大街一百號。

(2) 籠絡政策之運用

日軍到處聲稱對回民將予特別保護，並製發特別通行証一種，以示優異。此種手段之用

意，在取得回民之好感，同時使其他未得特別通行證者增加其嫉視心理，使民族分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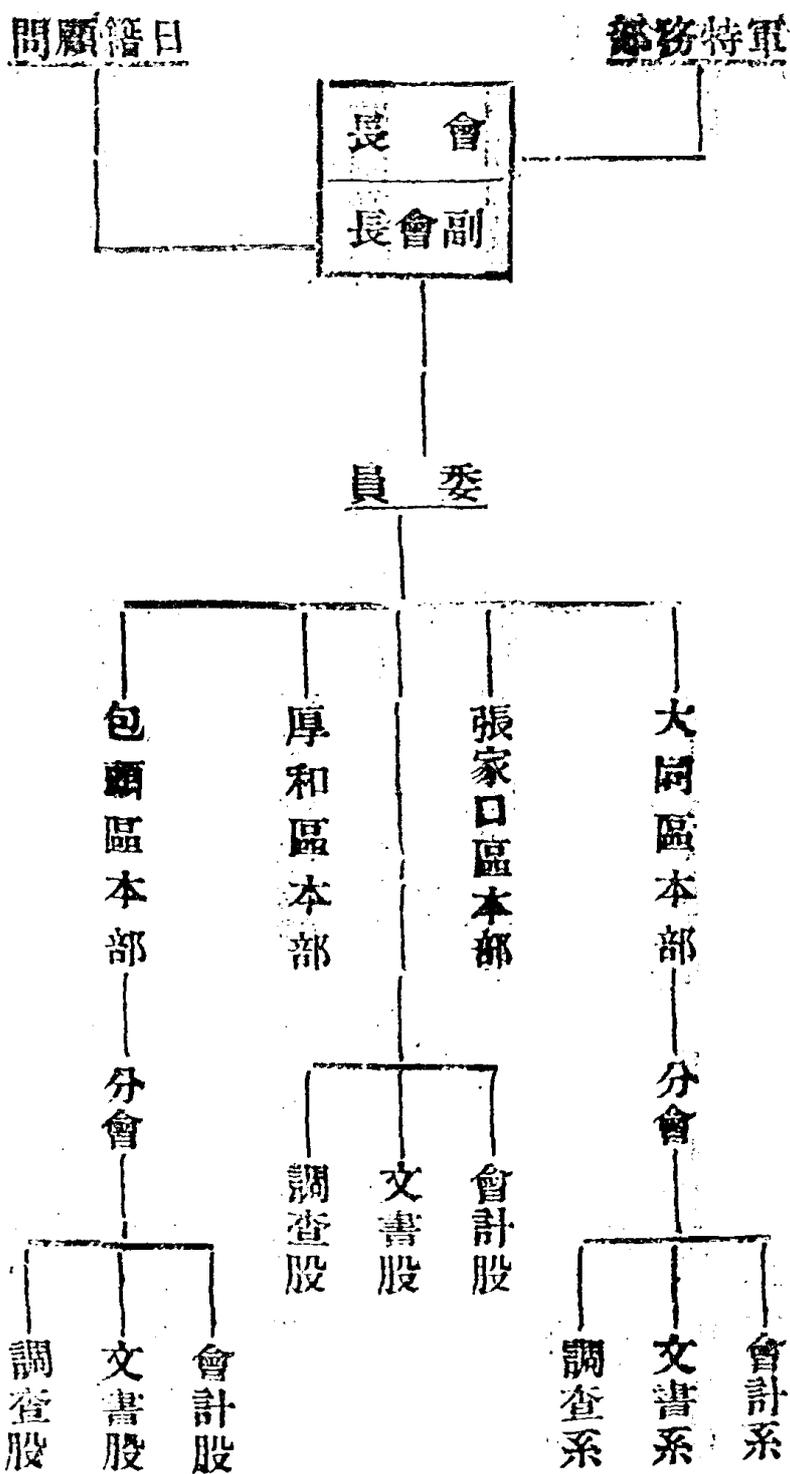
牛街清真大寺，在華北爲首屈一指之大規模清真寺，年久失修，一部傾圮，日人爲向回民示惠起見，撥款飭修，以植回民之好感。

凡回漢有訟事，日軍無論是否回民有理，均直回民而屈非回民，由是所有非回民仇視回民之心理，遂日益加劇。

(3) 僞「西北回教總聯合會」之組織

關東軍方面既已成立僞「蒙古聯合自治政府」，於是更進一步組織僞「西北回教總聯合會」於綏遠省城之東寺巷口（綏遠現經敵軍改名爲「厚和市」）其組織與僞「中國回教總聯合會」相彷彿，惟不採委員長制而採會長制，其組織系統如下：

西回教總聯合會



該會會長至今虛懸，日方聲稱至少須一回教有力軍事領袖始克擔任，現僅有副會長曹某一人。

工作傾重於調查，並注意訓練。日軍在綏蒙方面與華北日軍之作風完全不同。觀綏蒙一帶文化水準較低，故均施行強迫手段。綏蒙淪陷區域中，現有回民不過四萬人，其工作日趨積

日本之回教政策

組織方面，已經成立之區本部及分會，合計如下：

- | | | |
|-----------|------|-----|
| 1. 厚和區本部 | 成立分會 | 二八 |
| 2. 包頭區本部 | 成立分會 | 二四 |
| 3. 張家口區本部 | 成立分會 | 六三 |
| 4. 大同區本部 | 成立分會 | 三一 |
| 共有分會 | | 一四六 |

(4) 偽廣州回教協會之組織

自二十七年十月廣州失陷後，次年敵華南軍特務機關乃就廣州成立偽「廣州回教協會」地點爲光塔寺。當時回教義民逃難避居港澳者極多。少數因生活無着，滯留於淪陷區者，均被迫爲之服役。

(5) 偽「滿洲回教民族協會」——「回教協會滿洲分會」之組織。

九一八事變後，日人初設「伊斯蘭協會」於長春，以爲開展回教工作之機構；七七事變後，乃擴充更名爲「滿洲國回教民族協會」，不屬於協和會之管轄，自成體系。

該會主要目的，爲如何培養人才，俾供敵軍政治與軍事之用。其用人之標準，二十五歲以上者選擇任用之。二十五歲以下，思想能效忠日方者，分派赴二地留學，一爲東京，入特種學

院肄業，爲將來完成回教工作之前鋒。一爲派赴土耳其留學，以爲開展近東回教工作之準備。其已經派往土耳其之僞「滿」青年計有沙殿明等五人，現在伊斯蘭堡大學肄業。

僞「滿」回教民族協會之第二重心爲反共，使於滿蒙邊境，挑起事端，卽利用此題目爲對內宣傳資料。同時更以反蘇爲號召，不斷於哈爾濱、營口等地發起排共大會，以增加僞「滿」境內之反共空氣，却又聲言並不影響對蘇外交。

現該會又擬改組爲「回教協會滿洲總會」隸屬於日本之回教協會。

(6) 日本回教協會之成立

日本原有之回教團體，僅有「回教圈考究所」等團體，研究回教教義，回教國風俗習慣等，偏重於研究之性質。一九三七年復成立「伊斯蘭文化協會」，企圖以發展伊斯蘭文化之口號，誘致近東回教國家與日本接近。迨一九三九年夏，東京澁谷區代代木山町之清真寺落成典禮舉行後，趁各回教國代表尙有一部滯留東京之際，更成立所謂「日本回教會」，將過去所有之「伊斯蘭教團聯合會」，「伊斯蘭文化協會」，「回教圈考究所」等統合起來，爲有組織的活動之邁進。

該會於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九日，在東京九段軍人會館舉行成立大會，由前首相林銑十郎（曾任朝鮮總督及陸軍省大臣）主席致詞，大意謂「全世界五萬萬回教徒問題，應由日本予以密切之注意；日本既以東亞之盟主自居，則對於此散佈於南洋及近東一帶之一萬六千萬回教徒，

自不能無深切之聯系，因此本會即根據「大東亞新秩序」，而適當產生之云。

到會者，除研究回教問題之專家外，幾全係少壯軍人。會中推選林銑十郎任正會長，村田省藏氏任副會長，以積極之姿態，推廣會務。該會成爲日本向回教國際活動之核心機關，並出版日文刊物一種名「回教」。

(7) 偽「華北朝覲團」之派遣

當阿比西尼亞亡國以後，墨索里尼爲顯示其對於回教之虛偽愛護，於每年在麥加舉行之全世界回教徒朝覲大會時，派遣阿國之親義回教徒數十名前往參加，衣着均極端華麗，費用亦甚闊綽，使其向近東各國宣傳，謂義國如何優待阿比西尼亞之回教徒，以增加近東回教國家之好感。蓋墨氏曾以回教之保護者自命，故不惜以若許之金錢爲宣傳，以建立其威信也。

不意東施效顰之日本，於侵入我北方後，亦依樣畫葫蘆，於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亦組織所謂「華北朝覲團」矣。

團員共五人，爲唐易塵、劉德潤、馬良璞、及張某、蘇某。唐爲北平震宗報編輯。劉爲古玩玉器商，現被任爲「北京西北學院」院長。馬爲東北人，受日本奴化教育極久，任職於北平之偽「中國回教總聯合會」。蘇張二人爲被迫參加者。

一行攜有日人所備禮品極夥，預備於參加回教年會時，向回教表示，謂日人如何在我淪陷區優待回教徒，如何扶植回民等。其禮品並擬分贈埃及，阿刺伯及土耳其一帶之朝野上下，作

爲替見。計議已定，乃於十二月十九日由北平首途。英領館拒絕簽護照，得義大利領館之幫助，始獲簽證登岸赴麥加。

我方得訊後，立電就近阿刺伯之學者二十餘人，先赴麥加，從事佈署，一面監視其活動，一面加緊說服此被壓迫之同胞，使其有以自拔。

回教大會既經舉行，僞朝觀團團員，良心未泯，向我朝觀團表明其苦衷，願聽指揮。又以該團無日人同行，行動較便，於是共殲一影。其所攜禮物，則由我學者用中國回民全體名義，代獻埃。阿國王。對於日本侵略我國之實際情形，由我朝觀團講演後，彼等加以補充。於當日人所有陰謀，揭示靡遺，所費金錢十萬元，等於虛擲。

(8) 回教情報之蒐集

蘆溝橋事變後，日人預備對回教方面有所運用，對於回教情報之蒐集不遺餘力。在天津、北平、張家口、太原、綏遠、包頭、濟南、青島、南京、安慶、漢口、南昌、廣州等處設立回教事情調查課，附設於特務機關內，專事蒐集回教方面之情報。總樞紐則設於東京陸軍省之調查班，經費獨立，每月將蒐集所得之情報，整理發刊爲「回教勢態」，(機密)分送有關之高級機關，以資參考。

外務省方面，復令駐外大使館及領事，就駐在地之回教情況，電報該省。其可公表者，發刊爲「回教事情」季刊，現已出至九卷。

七 回漢仇視政策之樹立

吾人已敘述日人從事回教活動之目的，在造成回教之特殊立場。日人並特別提出「回教民族」四字，加強其對我中華民族之分化陰謀。在淪陷區中，吾人每聞一般民衆對回教同胞稍存反感，而對同胞之批評，每失其平。此即日人政策之最毒辣者。今爲揭穿其陰毒之用心，特舉若干事例以說明之。

在山東方面，日人利用漢奸政策，令馬良出任偽山東省長。馬良係安福系餘孽，在回教中素被鄙視。日人既委渠爲省長，乃揚言「北方回民，對新政權均已悅服」。同胞聞之，義憤填膺，欲訴無門。而在魯北魯西之某某游擊隊，乃四出流言，謂「回教徒甘願爲日本之順民！」甚或指全體同胞爲漢奸。同胞一遇游擊隊，即不敢自認是回民。某君爲余言此時，淚涔涔下。

今日人所辦各種特種警察隊，特務隊，偵緝訓練班，政治偵探隊，憲兵警察隊等，甘言誘致大批蒙回及流落平津之邊疆青年，前往肄業。畢業分發之後，責令每日須交一案，否則記過，處分，乃至於處死。於是造成若干冤獄。有時令回教偵探提一非回教徒來，不加審訊，即嚴刑拷打，俟一再審問，證其無罪，始予釋放。釋放時佯驚語之曰：「汝家與回教有仇乎？不然何以被誣捉也？」有時或竟將此被誣捉者，冤抑至死！聲言此係回教員警所舉發，不能不

辦。受害之非回教人，其中心之含恨爲何如乎？此種陰毒殘刻之手段，再行三五十年，所給予國內各民族之印象爲何如？使蒙、漢、回、間之仇恨，增加至何程度？讀者試一思之。

日軍對非回教徒，則施毒化政策，每年至少毒死一百萬人！回教徒素不吸食鴉片毒品，日本乃施回漢仇殺政策以消滅其廣大人口。

回漢仇視政策之結果，造成民間之絕大惡感，成爲民族大仇殺之因素。日本以此種手段使回漢雙方人口日趨消滅，逼使回民脫離母體。

現淪陷區之回教同胞，總數已在五百萬以上，生活悲慘，聽任殘暴之日本帝國主義者加以壓迫，蹂躪，擺佈，愚弄，指揮支配其脫離大中華民族。一般富有反抗意識之優秀回民，正以最大努力拚扎奮鬥，然力量固甚有限。

爭取民衆，應爲我革命工作中最主要之工作，今既已知日人之險惡陰謀，吾人對淪陷區中之同胞，應如何同情其處境，拯救其困厄，使有活力參加我抗戰之陣線，則將來之收獲，正可補償今日之損失也。

八 回蒙互殺政策之策動

清代之邊疆政策，係以漢治回，以蒙治藏。甘肅一省（當時青海屬甘肅之西寧道），爲此四族仇殺之中心區域；西北人口，至今受極嚴重之摧殘。日人則變本加厲，除以漢仇回，以回

仇漢外，現在綏遠包頭一帶行之「回蒙互殺政策」，其消滅人口之烈，直駕任何朝代而上之。

當綏遠之失陷也，德王被關東軍扶持爲傀儡，軍權則完全操於蒙奸李守信之手。李率偽蒙軍三師，分駐於平綏路西段一帶，於民間估吃霸賒，奸淫擄掠，無所不至，仍是鬻匪本色，肆無忌憚，日軍視若無睹。「順民」前往要求，亦置之不理。其理由有三：

(1) 使蒙偽軍在地方上盡量搜刮，所有金錢財物，大約收盡。然後以一紙令文，令其繳呈日軍部。人民有怨，怨歸偽蒙軍；財物金錢，則歸日本軍官所有。

(2) 使蒙偽軍結怨於民，如機會成熟，一旦發令，將其軍權觀奪，更有所藉口，且可以之結好民心。

(3) 使蒙偽軍軍風紀日趨廢弛，日軍則整飭軍紀。在相形之下，綏蒙民衆比較的更接受日軍之統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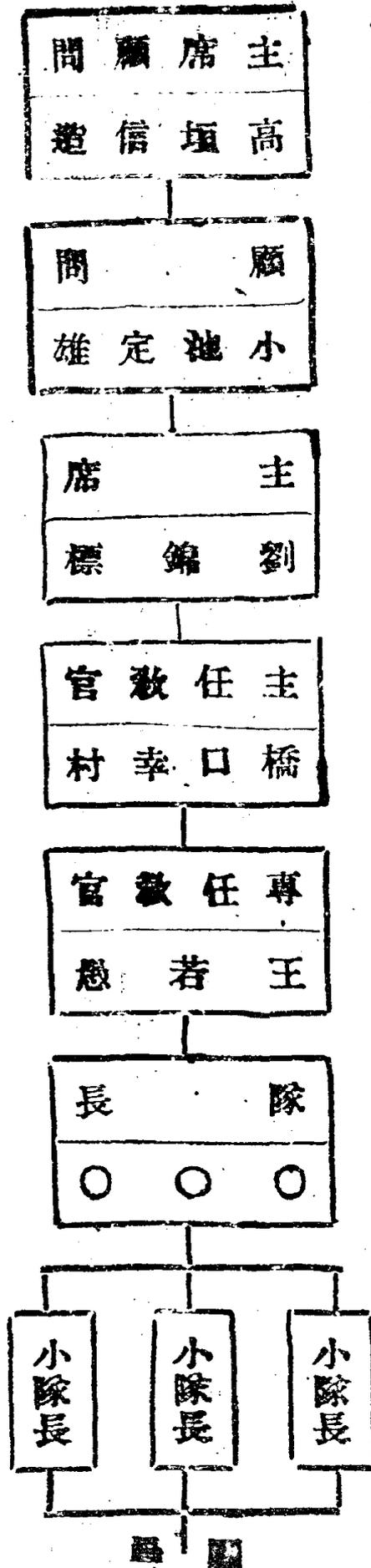
日軍對蒙偽軍最奇駭之指示，爲回民如阻擾蒙偽軍之干涉或命令時，准蒙偽軍槍殺勿論。同時則由日軍發給回民以特別保護證，凡蒙偽軍對回民不禮貌時，得自由抗拒，必要時更可請求日憲兵協助。其因而被慘殺者予以厚卹。在此種導演之下，於是綏遠省城之回民，日以被殺聞。回民義憤填膺，羣思報復，但無槍械。日軍又復從而貸給新式槍械與之，使僅足報仇之用。當蒙軍士兵三五經過時，往往被回民仇殺至死！於是偽蒙軍更加緊追殺，回民亦加緊報復。循環不已。僅過去三年，已彼此互殺二千餘人，長此以往，不僅綏蒙一帶四萬回民將無瞧

類，凡偽蒙軍所到，亦必將回民殺盡而後快。此計之毒，亦云僅矣！

九 吸收青年工作之積極從事

(一) 北平中國回教青年團之辦理

日本為計劃編練回軍幹部，特於一九三八年五月，在北平開始辦理「中國回教青年團」，招收學員，着手訓練。該團編制如下表；



現已辦理十期，每期二月畢業。招收學員資格，本限初中畢業，後因合格者少，改為凡十八歲以上，二十五歲以下之職業青年，均可受訓。課程當然為極端之奴化教育。其目標關回教獨立政權之樹立，以脫離中國。其次為養成軍事幹部人才，以為將來之建立偽回軍之用。

一防共學一竟亦成爲獨立學科，將來即擬利用此種學說爲排蘇之武器。

十期共畢業團員約五百人，其中學校青年佔百分之二十，職業青年約佔半數。畢業後之工作，大半先分發於憲警機關，令任特務工作，從事前章所述計劃之實行。

(2) 綏遠回教青年團之辦理

綏遠方面之回教青年團，不屬於回教聯合會，而爲一獨立之系統，直屬於駐軍，儼然一種回民集中軍事訓練之機構。地點在綏遠東門外大街。每期四十名，注重日語之教授。其最令人注意者，爲西北陝甘寧青之地勢均一一加以教授，以爲將來畢業後，派往內地擔任間諜之用。該團之業餘運動，則爲與僞蒙軍打架，任糾合同民從事私鬥之責。現該團已畢業六期，因打架被蒙僞軍槍殺者，年有數十人。

(3) 對西北學院與實踐女中之補助

西北學院設北平牛街，日人派高垣信造監督行政，更加日文等課。每月由軍部特務費項下，提撥一千元以作補助。該校處北平回民聚居中心之牛街，影響亦極大。惟肄業之學生，思想甚屬純正。但以後干涉辦理之日漸加嚴，乃爲意中事。現共有高初中學生三百餘人，附屬小學四所，共有學生一千餘人，百分之六十爲回教子弟。

實踐女中，原名新月女中，創辦於民國二十五年。次年即發生事變。未幾復學。二十七年秋，日人予以津助，強令復學，共有女生三百餘人，百分之七十爲回教，現肄業人數極少。

(4) 留日官費生之選派

各國庚款，多已退還中國，成爲辦理教育之專款，日本則堅持此款由其本國支配；於是濫用我之賠款，收買中國之留學生。有所謂「選拔」及「特選」者。「選拔」級之學生，每年由文部省給該生六百元，「特選」級則給與八百元至一千五百元之獎勵，以收買其對日本效忠之心。今日在各地僞組織中之中上級漢奸，大部皆爲昔日文部省津貼中之「特選」與「選拔」中人。

日本自與我國民政府斷絕邦交後，卽利用該項基金，培養純粹基本漢奸，由僞組織教育部每年選派若干人，往日本留學。其中回教學額，亦定爲若干名。在一九二九年度，受該款補助，前往日本留學者，有學生一名。

(5) 僞滿回教文化學院之補助

日人以僞在僞滿方面之思想工作，今已從事十年，大致可無問題，乃創建「回教文化學院」於大連，命奸民張德純爲校長，招收新生八十餘人前往肄業，以爲將來在僞滿作宣傳之前鋒。現已畢業二班，計共百餘人，但收效如何，惟日人自知之。

(6) 大學生貸金之辦理

日人對回教青年誘道，實已無可復加，乃去年又舉辦所謂「回教清寒大學生貸金」矣。每名每年給與貸金一百元至三百元，一面卽責令該生在學校中負責偵查同學，草擬情報，用貸金

之名，以行特務之實。雖應徵者寥寥，而一上圈套，欲罷不能，由淺入深，一失足成千古恨！貧固非罪，而罪惡都往往因貧窮而來，此古今所同慨。所望中央今後能注意淪陷區回教青年之救濟問題，或為拯拔其脫離苦海之唯一途徑歟？

十 對新疆工作之推進

日本西進政策之頂點在越過巴爾喀什湖 *Balkash* 至烏拉山。在此區域內，有韃靼兒問題，有維吾爾問題，有哈薩克問題等等。此一串回教問題，在十年前固早已縈繞於日本少壯軍人之腦海矣。

當新疆四一二事變以後，給予新疆同胞以甚大之刺激，其逃亡於印度克什米爾一帶以及滄至阿刺伯露宿於帳幕中之新僑，其感想當與現居南疆之民衆不同。日人乃利用此環境，向此成千之流亡者進言曰：「君等之處境，吾人不勝其同情，今新疆已×化矣！在××主義支配之下矣！君等流亡之生活，果能支持若干時日乎？不然，東方之日本，必能有助於君等也。」日人慣用其對於謝米諾夫暨白俄之故智，以從事東方之政治工作。日本所派之「聖地巡禮團」，於是得一最佳之機會，且夕向此露宿之流亡羣中，致贈餅果麵包，以結好於新疆之難民。饑者易為食，瘦假而漸成親切之接近者。

余寫至此，憶起一故事。年前中央派艾沙氏訪問近東時，有若干新僑，竟詢其「中央何以

不反對蘇聯而反對日本？」此語之缺乏常識，尙屬次要問題，而在此中國抗日之神聖戰爭中，此語何其可怖？日本之宣傳深入，至何種程度乎？我素未能十分注意回教問題之朝野人士！請從今日起，將君等之注意力，集中於此問題之研究可乎？余既已提出此問題之嚴重性矣，余已以全生命之重量，置於此問題之中矣。但在革命過程中，究爲一沙礫，一石塊。造成中華民族之寬廣大道，必賴全民族之協力，始能築成之。澈底研究回教問題，殆爲建築此民族大道之必然階段乎？

宣傳之力量既已深入，於是開始吸收因新疆事變而逃往近東之有力份子。前在馬仲英部受指揮之回軍軍事將領麻木提師長，亦於一九三九年冬，被日人誘往東京，願資其械彈，助其恢復過去之政權。麻氏在國際失援之情勢下，已安處東京年餘，受極優異之待遇，希望麻氏在將來日本西進時，能予以助力。日人手段與工作之迅捷，可稱爲東方之巨盜矣！

余至天付壽，得悉旅津之新疆纏回，有數十人已被日人誘致到東京，供其食住，並給以薪金，令其日辦基礎，因是往東京者遂時有所聞。其用心之深，不言可知。

新疆事變以後，有哈薩克族二萬餘人，由新疆當局東驅入玉門關，現雜居於祁連山北麓及馬鬃山一帶，以畜牧爲生。入關以後，因牧地問題，常與當地土著啓嚴重之糾紛。事變以後，日人向派人前往活動，煽動其反蘇復土，並由綏遠攜往大批款項，以爲補助。第二批械彈，正擬送往時，蘇夏主席馬鴻逵氏已明令不准綏遠駱駝隊通過磴口，故其計劃迄未全部實現。然其

對於哈薩克之工作，則並未忘情也。

至其對韃靼兒工作之活動，則早有計劃。一九三六年，在東京成立韃靼小學，招收韃靼學生五十名前往肄業，隨時領導赴陸軍機關參觀，令日本兒童與韃靼學生爲友，互贈禮品，以增感情；並常約以一家與兄弟姊妹茶會，宛然一家庭生活。在假期旅行中，並令韃靼學生與其日友家庭間通候，以家書形式，力求其親密。日人之部署，直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回教我人之回教工作，其廢然而嘆！

當我南京武漢撤退之日，令韃靼學校學生提燈游行，表示慶祝。謂如將來收回新疆，擊退蘇聯，更當徹夜狂歡。以此種反蘇意識不斷灌輸兒童。同時復給以糖果，令其高呼「打倒共產黨」之口號，此何等重要之舉措乎？不獨前此我中央未發現此陰謀，即蘇聯亦未必知之也。

十一 經濟提攜之真象

日人對中國同胞，既已竭盡欺哄騙詐之能事，於是更妙想天開，實行所謂經濟提攜矣。以下諸事實，卽爲經濟提攜之內容，日人對同胞之缺乏誠意，於此諸事實中，表現無遺。北平之牛羊屠宰業，係回民所專營，獲利亦不較他業爲薄。日人垂涎之餘，竟巧立一名目，稱之曰「牛羊組合」，企圖利用政治手段，壟斷屠宰業，推一傀儡出面。其他則完全爲日股，每月除提出百分之三的純利以給該傀儡外，一切歸入日人之私囊。此計劃正擬實現之際，

爲所有牛羊業回民所偵知，於是羣集該傀儡之家，將該股東割去一耳，剜去一目，然後赴法院自首。日人明知此係回民之示威舉動，然究無正當理由，以相干涉，只好聽其在法院中橫衝直撞。結果，竟未判罪，由全體回民保釋出院。所謂「牛羊組合」案至今虛懸。

綏蒙一帶之皮毛業，大部爲回民經營，吸收西三盟及拉卜楞一帶之皮毛，運往天津銷售，同時購備湖北之磚茶，以爲以貨易貨之交易。戰前之交換貨值，大約爲磚茶一塊，值羊皮一張。自日軍侵入綏蒙後，於是將回民生計所資之皮毛業，用統制之名，概行剝奪。由日人創設「大蒙公司」，（總公司設天津，分公司設張家口，大同，綏遠，包頭，四處），集中所有皮毛業，凡回民有所買賣，均屬犯罪。過去從事皮毛業之回民，今則不得一飽，徘徊於包頭市上。其悽愴之情緒，見之令人酸鼻。

交易之不平，尤足使人憤懣。日人強迫以磚茶一塊換羊皮五張。大批貿易成立後，須遲到三五月始行付款。有若干不願出售之皮毛，動輒用軍事力量加以徵收，付款不及十分之一。回教方面之經濟基礎，於是摧毀無餘。

自北平至寧夏磴口間之運輸事業，幾全係用駝運，駝運商亦幾全爲回民。所有西北商貨，統通由駝商包運。凡千餘隻駱駝，以一蒙古包管理之，名爲「房子」。張綏一帶之回教駝商，共有此駝房約數百個，每年運輸費之收入，在數百萬之譜。自日人一運輸組合成立後，以汽車包運貨物，運費低廉，交貨迅捷，損失微小，不到半年，駝運業遂一蹶不振。從事駝運事業

之回民，凡數千人，惟有坐以待斃。余過大青山至烏蘭花時，過一駝夫，着一生羊皮大襖，疾首蹙額告余曰：「我們這樣下去怎了？」面部上所表現之憤怒情緒，即為我民族大戰爭中所最需之動力。惟視吾人如何運用之耳。

經濟提攜，更波及於飲食業矣。

北平東安市場之東來順，以烤涮羊肉著名於北平，每日收入動輒在三四千元以上。日本軍民到北平以後，對中國飲食感極大之興趣，尤以烤涮羊肉為最。因是料理業乃日益不振，東來順遂成為日人朝夕所奔趨之食肆，肩踵相接，儼若饑民之就食然。日人以利權不外溢著稱於世，於是藉由日軍部方面，強行加入「乾股」（即不繳股本，而僅提取利息之股）每月須提取利息五千元。東來順主人大駭，派人前往疏通，所得回答是「這是日回合作，不能違抗！」於是主人不得不關門停業！「經濟合作」乎？世界上許多罪惡均假汝之名以行矣！

十二 組織回回國之輪廓

組織回回國之輪廓究何如乎？不獨吾人無從測知，即日人亦未必知之。甲有甲之方案，乙有乙之方案。今日有今日之方案，明日又是明日之方案。侵略者之整個政策，初徬徨無所定。政治航行中之「日本丸」，其航線至今猶在猶豫中，其他一切細目蓋可想矣！

就吾人今日所知者，組織回回國之企圖，關東軍方面毋甯較華北軍為急切。此無他，關東

軍之作風歷來如此。打算在長城線外，將我金甌之統一政權分割爲若干小的政治組織，以便其宰割。僞滿組織成立矣，僞蒙古組織又成立矣，今日所朝夕籌劃者，厥爲僞「回回國」之組織矣！

關於僞「回回國」之地域，據余到綏包一帶視察所得關東軍對於是項陰謀之準備，大約可分爲二派：

酒井少將——曾任日本興亞院蒙疆聯絡部長官，及駐華大使館武官——主張自南疆之塔里木河流域，直至祁連山以北，安，敦，玉三屬，甘，涼，肅夾谷一帶，迤東之大夏河流域，經蘭州之西，北沿一條山，直達賀蘭山之東，包括河套全部，以及五原，臨河，綏西一帶。僅餘蒙古之西二特別旗（阿拉善及額濟納旗）屬於僞「蒙古自治政府」之管轄外，其餘則劃成所謂僞回回國。此一種計劃如成功，將來即以反共訓練回民，使其負防蘇之責任。此計劃將配合日本之西進政策，利用回民爲其前鋒。同時在實行該計劃之前，將西北諸馬氏將領之武力予以徹底打擊，使其退出現在之寧夏及青海，同時更用種種之離間挑撥手段，使西北方面彼此猜疑，以便乘隙向上述地帶進兵達成其目的。

關東軍之幹部派，則主張僅以現在之寧夏及綏西爲僞「回回國」之地帶，先行成立，然後逐漸擴展，賀蘭山以西之蒙古二特別旗，仍屬於「蒙疆」之政治範圍。必要時予甯夏以徹底打擊，使其不能自存。故對西北進兵之先，且從事於政治與軍事之準備。

現日人已派奸民蔣輝若爲「回軍總司令」駐包頭，積極作向西之準備。二十八年冬，關東軍估計錯誤，以爲我西北國防，不若其他戰場之充實，乘勢來犯我五原，並有續行西進以實現其原計劃之模樣；不意我久著英名之傅作義將軍，以二旅之衆，奮死奪回五原，予打擊者以打擊，蔣輝若僅以身免，組織「回回國」之初夢因以幻滅！

蔣輝若者何人？一軍閥餘孽也。清未曾任副將，統領等職，北洋政府時代，一度任張北守備軍總指揮及騎兵司令職。以搜刮民間脂膏，怨聲載道。北伐以後，僅恃借貸爲生。當馬鴻逵氏任十五路總指揮時，蔣曾以不能維持生活，向馬告貸三百元，今日附逆，竟敢聲言××爲其奮部，彼可如何如何云云。馬氏年前蒞渝，笑謂余曰：「那次要是不借錢給他，等他餓死，今日倒少了一個漢奸！」此語與張溥泉先生後悔救護汪逆兆銘，如出一轍，亦至有趣也。

關於「回回國」之政治系統，仍擬昇之於一傀儡，而其實權則操之於日人之手，仍仿偽滿偽蒙故事，盡量排斥非回教人入境，加嚴政治上之封鎖同時將所有回教人所有之企業，集中統制，然後使回民失業，逼其走入以下二途徑：逃亡或爲其鷹犬。

當回回國成立之辰，即回民墳墓築成之日，日人除將整個回民驅於死亡線外，尙何求於體格如此健康，氣魄如此渾雄之回教同胞乎？

日本之國際回教陰謀

一 日本回教政策之決定

日本自發動九一八事變後，即以遂行田中政策爲目的，積極向西進，南進兩路線進展。日人知回教在西亞，南洋與中國潛在之偉大力量，人數在一萬六千萬以上，此鉅大數字之回教徒，實爲日本南進之重大阻力，於是日本軍部對此，發生兩種嚴重的考慮。

1. 如用兵力侵略回教區域，則易引起重大反感，十字軍之往事可爲前車之鑒。現在回教國家爲尚未脫歐洲白種人支配之一環，故如刺激回教國家，致使求助於歐洲數強，殊非政策之至上者。

2. 不用武力，而以小惠結好於回教國家，採漸進消滅主義，使彼此不相聯繫，配合南進政策之軍事與政治的要求，將日本力量向遠東與近東，取試探的前進。此即日本軍部所常用之口語：「向西亞進出」，所由來也。

回教國家以及回教徒衆多之地區，除中國之西北外，凡印度洋北岸，及紅海東西岸之國家，如印度，伊朗（即波斯），伊拉克，敘利亞，利邦，也蠻，俾路支，阿拉伯，土耳其，埃及，巴勒士丁，外約但，阿曼，里比亞，突尼西亞，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等，均爲日人朝夕垂

誕之地。此一大片土地包括三百三十餘萬方里，人口一萬六千萬強，約佔全世界總人口百分之十二。此數字即爲日人國際回教陰謀之對象。

二 義日防共協定與回教陰謀

一九三六年春，義日防共協定訂定之際，此一對國際暴徒，在其議定書中竟有如次之秘密決定：

「爲防止共產主義在近東回教國家方面之活動，日本應負相當之責任；同時須促進回教國家政治與社會之進步，俾脫離英法勢力之羈絆。日本之努力應視爲此次協定訂定後之重要任務」。

此議定書附具之條款，已使日義分割世界之陰謀，昭然若揭。日本經此次國際會商之結果，乃大膽揭露其對西亞之野心，將過去之工作重新檢討，由前此辦理回教事務之外務省調查課，移於陸軍省及參謀總長官房中。

國際回教陰謀之設施，列入日本軍事計劃中，預計在對華軍事結束之後，即行按照預定程序展開之。

三 國際回教陰謀之第一步驟爲調查

明治三十三年，黑龍會之內田良平及浪人會之頭山滿等，即早着手於回教工作。當時會派川村狂堂加入回教，遍歷中國二十八省，調查回教事情達三十年之久。同時鼓勵回民獨立，企圖造成回民政權。然回民對於政權之慾望甚淡。同時綏遠都統馬福祥對於國家極為忠貞，將川村之活動報告北京政府，派兵將其驅逐出境，日人之陰謀乃受初次打擊。

黑龍會派往小亞細亞活動者為佐久間真化名為「左東山」；經新疆赴小亞細亞，阿富汗，俾路支各國，在印度居住達三年之久，昭和五年始回東京。

自經此二人長期工作後，復得黑龍會之宣傳，回教問題遂引起日本朝野之注意。於是在中小學教科書中，由文部省發行「回教讀本」，俾全國學生得知回教真相，加強其注意，一若過去讀「支那讀本」然。

大正七年，日本正式訓令駐近東各國使領館，開始設專人負責調查回教國家之一切動態。其要領大略如下：

- (1) 各該國之教派概況：寺院之建築歷史，宗教領袖之分析。
- (2) 軍事上之人物：過去之軍事領袖，現在之軍事負責人，將來之軍事幹部。
- (3) 政治概況：各該國歷史變動之原因，過去之內亂研究，對外作戰之經過。
- (4) 政治上之人物：過去之負責人，現在之政治人物，將來政治上之幹部。政黨之研究，政黨成立及其國際背景，派別之鬥爭情形，以及政治上之失意份子。

(5) 民族思想之研究：民衆情緒之分析，對政府之信仰程度，人民生活之調查。

(6) 國防與交通之調查：各該國之國防，軍力，交通，資源，以及一切有關作戰之準備，國富與財政金融之調查。

(7) 各國之教育情形：人民之知識程度，風俗習慣等，以及由宗教與政治之關係上覓出其關係，留學生之調查。

(8) 輿論界現勢：報紙之背景及其讀者羣，輿論界與國際之關係。

各使領館得到上項材料以後，即寄至東京，交由外務省整理。其機密文件送至軍部，同時一部發交「回教事情」雜誌發表。若干專門問題分別出專刊，計有「回教世界與日本」回教圖「回教國家之研究」等。

在東京方面，更組織「回教圈研究所」。集合軍人，大學教授，內閣調查局人員，外交部調查課人員，新聞記者，每月舉行會議一次，決定調查之步驟，徵集資料，推進調查工作等。

調查經費之預算，原僅列入外務省情報費項。在大正十年之預算爲每年一・三〇〇・〇〇〇元，至昭和十年回教工作費，已正式改列爲亞洲特別事件費。每年八・六八〇・〇〇〇元，列入陸軍海軍特別事項預算中。其對回教工作之注意，於此增加六倍之數字中，已顯示無餘矣。

四 國際回教陰謀之第二步驟爲聯絡

日本對近東各國之調查工作，既已進行至三十餘年之久，則其資料之豐富，實可與英法相伯仲。蓋英國與回教國家有最密切之政治關係，且有一部握其政權，故極爲重視。法國在敘利亞，亦有悠長之歷史，且研究甚久，故研究回教問題之參考資料，在回教國家所不能覓得者，往往可於倫敦，巴黎覓得之。今日日本之調查工作，實有直追英法之勢。

日本一面繼續調查工作，一面即進行對回教國家之聯絡，此即踏入實際工作階段之最初途徑。

一九三八年埃及國王法魯克婚禮，日內閣派專使乘專用飛機，飛埃及送禮品。阿拉伯王壽誕，伊朗與埃及公主訂婚，亦均有隆重之表示。不特此也，日本更以偽善面具，向回教國家發言：日本爲「回教之友」。回教崇尚綠色，以星月爲宗教之象徵。日本乃倡出：「日回合作如日月輝映」之宣傳口號，並爲之解釋曰：「日本如太陽，回教如星月，此東亞之光明，足以照耀世界」。一面印製標語紀念章及宣傳品，將此日月星旗，遍贈近東回教國家，以博得回教人士之好感。

同時因回教人多喜用寶劍，日本原產寶刀及劍，所送禮品中，多贈以劍。劍上即刻製有此日月交輝之象徵，使人於撫摸之際，輒不能忘此贈劍之國家，其用心之深，亦云極矣！

昭和十四年五月，日本東京代代木町修建一極大之清真寺。於舉行落成典禮時，邀請全世界回教國家派遣代表，前往參加。當時計到伊朗，伊拉克，利邦，阿拉伯，也蠻等十餘邦代表，惟埃及，印度未派代表參加。大會以極隆重形式舉行，由溥儀之弟溥洸主席。並向回教國家代表宣稱：「滿洲國皇弟已因日本之崇尚回教而改信回教，現全國及附屬地之民衆，每年入教者均年有增加，足見日本對於回教之重視」。此種宣傳極易麻醉一般代表。同時主持該開幕典禮之日本回教協會，則動員全東京之美麗女生，令任招待之役，隨侍左右。且夕不離。以嫵媚之姿態與表情，說明日本對回教之善意。耳鬢廝磨，其不爲所動者，蓋甚鮮矣！

大會舉行之日，朝日及東京日日新聞用特號字標題曰：「全世界回教代表來朝」。此種宣傳手段，殆向歐洲表示其力量，予英法以威脅也。一面則欺騙回教代表。也蠻王子曾謂女侍曰：「何謂來朝？」侍女某答曰：「朝」係日本朝廷之意，「來朝」，謂回教代表，來到日本之天皇的朝廷也」。當時侍女如解釋「朝」字爲「朝覲」之意，則代表等將對日不復有如此之好感矣。

大會既已隆重舉行，招待亦已十分週到，日本當局乃舉行大規模陸海空軍大檢閱，顯示其威力。轟炸機羣翱翔天空，謂將來回教國家如有所求，彼必樂於助戰。又招待赴橫須賀軍港參觀，謂日本海軍之進步，實已超過英，美等國云云。

當時若干外國記者謂日本對回教代表可謂恩威並施。

落成禮後，命女侍個別招待各代表至各處參觀，相偕共留若干美麗之攝影，悉放大以贈各代表。同時就臥室，客室，寫字間等之全套陳設，各贈一套，以備各代表返國後仍如置身東京，使人時時起再去東京之想。

五 國際回教陰謀之第二階段爲報聘

各回教國既已派遣代表來東京，日本藉名「禮尚往來」，派員赴回教各國報聘。其中成份，實係陸海空外諸省所派軍事，政治，經濟，特務，交通各項專門人才。報聘之目的在：

(1) 實地視察各該國——回教國——之國防，軍力。

(2) 視察政治上之趨勢，可能培養之親日政權，國際關係進展之程度，對歐美之態度，及其轉變之途徑。

(3) 收買輿論界及失意份子，利用金錢與物質之引誘，漸及於軍事上與政治上之人物。

(4) 在答拜中顯示日本之力量，將台灣，朝鮮之各種生產建設照片，廣作宣傳，證明其對殖民地之善意。

(5) 用各種數字宣傳日本爲一等強國之理由，且暗示，如各回教國予以拒絕，則將發生大不幸。

報聘之對象爲國王；有權力之皇族及公爵；(即帕沙 Pasha)，內閣及大臣；統帥及軍

事領袖，宗教之權威，社會領袖及大學校長。

在各國所費之時間預備至少爲三月，此事已由陸軍省主持籌備中。此爲昭和十五年度對近東回教最重要之工作。

六 國際回教陰謀之第四階段爲醞釀政變及發動非常事件

各國之政情，既已明瞭，於是設法發動政變，培植親日政權，造成如過去泰國之局面。一面以此親日政權爲對象，取得外交上之種種特權，除爭取貿易上之最惠待遇外，更進而取得礦山，鐵道，海港等建設投資之特權，俾政治軍事之侵略，以經濟侵略爲基點，而收預期之效果。

一方面則用金錢，收買流氓刺殺歐美白種人，或各國使節，使歐洲人對回教發生大壓迫，殆形勢嚴重，不得不求助於日本時，日本乃從容要求某種條件，於是漸進而干涉各回教國之內政。日本之國際陰謀至此而燦然備矣！

現日本陸軍省方面，在太平洋作戰中尙保留一部份軍火，俾供各該國之接濟。至用意所在，不難測知。

七 國際回教陰謀之第五階段爲消滅回教將回教國夷爲殖民地

日本既已取得實際干涉回教國家之內政與軍事的可能後，將視事勢之推移，配合軍事計劃，以南進政策爲依歸，向近東各國進出。回教國家除伊拉克，土耳其等曾有四國協定之訂定外，其餘若干國家均在平靜之狀態，初不知日人蘊蓄之陰謀一至於此。

日本期望回教國家能達到反英，反蘇，反歐美及白種人，及反基督教。迫使在各國在國際關係上絕緣，然後利用政治上之各國擊破政策，將回教國夷爲殖民地。

八 結論

日本對於近東回教國家，已預定二十年計劃。此計劃之原件並未公佈，在一日本回教協會之五年計劃中，亦僅行至第三階段爲止。預計該報聘計劃，當於昭和十七年頃完成。各國人物之聯絡完成後，將伺機發動各國之政變。

吾人於得悉此項計劃之後，對於回教友邦，應促其注意。現日貨正暢銷於近東一帶，日人之蹤跡，已活躍於紅海東岸，與印度洋北岸。阿富汗尤爲日寇活動之中心。吾人除消極應以此計劃向近東各國宣佈，以便防止外，積極方向應有如下之準備。

(I) 加強我國對近東回教國家之聯絡準備。除用國民外交方式進行聯絡外，(如過去之近東訪問團及艾沙特派員等)，應組織永久的文化聯繫機關，仿中華文化協會，約請近東各國派代表參加，於各回教國成立分會，並時常派員交互參觀訪問，以期增進對中國及抗戰建國之了

辦與同情。

(2) 應充實外交陣容，增設使領，並以明瞭回教國家，國情之人才充任，一掃過去敷衍空實之惡習，建立西亞外交之新陣容。其應升格之領館，宜由外交部查明，逐一辦理。

(3) 歡迎各回教國所派遣訪華團，予以隆重之招待，俾知中國之實況。同時使明瞭中國抗戰，不僅為求中華民族之生存，且為回教國家作一有力屏障，製成種種宣傳品，向回教國家散發。

(4) 吸收近東各國優秀學生來華求學，予以革命訓練，使知抵抗帝國主義之方式與精神之培養，以為將來防禦日本侵略之準備。

(5) 交換教授，從中華文化與伊斯蘭文化之間，求密切之溝通。發刊中文與阿文之報紙與雜誌，俾將我抗戰情形隨時介紹於近東各國。

(6) 在國內舉行近東各國文物展覽會，喚起一般民衆，對西亞國家之注意。並動員各種刊物注意西亞問題，放映回教國家之影片，風景等，使文化工作成為溝通情感之媒介。

附錄 北方回教同胞之抗戰情緒

一

「日本侵略中國，是大陸政策的起點，而企圖將近東各回教國家兼併消滅，才是它的目的」，這是一位住在天津的小亞細亞某君向我談話之一節，他對於日本軍事的前途，看得很清楚。日本的宗教，是大和教，但它的精神，却是武士道的精神。它的手段，是配合軍事，政治，用積極的侵略，把別的宗教都抹煞掉，來完成它大和教的統治。

當平津被侵略以後，日人便用威脅利誘的手法，假造出若干名目，成立着好些會社，用了幾百萬的金錢，想要鼓動同胞，組織所謂「回回國」，脫離中國政府，跟着「偽滿」「偽蒙」，做它運用傀儡，但是這個迷夢，到現在快要醒覺了。

它最初提出的口號，是「回回並不是中國人」，在它以為如此可挑撥離間中華民族彼此間的情感。不知這個口號，却惱怒了廣大的敵後同胞，認為這是一種侮辱。「我們是中國人，你們是日本人」，這簡單的兩句話，答覆了日人嘔盡心血的毒辣政策。

在中國歷史上，在唐代，在元代，在明代，回教的先賢，都是以積忠誠的努力，來協助國家討平叛亂，建設文教，奠定國基。等到滿洲政權入關，它對於西北方面，擁戴明代宗室，企圖復國的回教將領米刺印，丁國棟用養方法，來誘致投降，但是遭了拒絕。於是惱羞成怒，結果動了十萬大兵，死了近二十萬的生靈，米刺印退出玉門，這一「西征」才告了一個段落。

自回教傳入中國一千三百年以來，回教同胞除了擁護國家，服從中樞外，並沒有組織過一個政權來對抗中央，這是鐵一般的事實，歷史絕不會欺人。

這個史實，答覆了日本組織「回回國」的迷夢。

日人的手段，我真不了解何以卑鄙至此！當它於一九三九年在東京邀請了許多回教人士前往參加所謂「東京清真寺落成典禮」時，它在報紙上天吹而特吹的載着「全世界回教人來朝」。「回回國」尚未組織成功，却早已把回教的地位，夷為附庸。每一個回教同胞已經認清日本陰謀的真面目，萬一上了它的圈套，將來比朝鮮，台灣，恐怕還不如。

一一

事實是有力的雄辯，不怕它說得天花亂墜，但是要從下列的事實來看，就知道它今天的所有的欺騙伎倆，全部表現出來它袒裸的態度。

日人預備把北平西部的一塊平原，南起廣安門，北迄西直門，西至西山，包括土地五萬

坪，建築所謂「大北京市」，來容納大量的日本移民。和造成「北支那的政治根據地」。正好在它劃定的範圍裏，在三里河地方，有千年來回教先哲的墓地，有各省同胞祖宗的墳塋，它爲日本民族謀發展的時候，當然毫不遲疑的要設法劃平，好在那上面跑汽車。自從蘆溝橋事變以後，北平的回教已到忍無可忍的境地，再不能坐視它作踐到祖墳上去，於是開會集議；如比它那天的動工掘墓，那天便是流血的日子。無言的準備，勝過有力的宣言。

強蠻的日本軍閥，顧慮到這包含着十四萬回教人所在的北平，這一部富有團結的生力軍，感到躊躇了——讓步吧？太丟「大日本」的面子。不讓步吧？日本的「北京」居留民，一共是三萬幾千人，一旦回教人動起來，恐怕不是軍器所能鎮壓得住。而且散在津浦北段，與平漢北段的回民，更十倍於平市，於是工程師出面，說圖劃錯路線了。「大家不要性急，慢慢的——」一付外強中乾的空架子，被外虛內實的回教正義所克服，它讓步了。

三

北平回回營的清真寺，是清代乾隆時所建築，用來安置由新疆遠來內地的同胞的。地點在中南海大門的路南，民國元年，因爲要整理總統府門前的馬路，築了一道短牆，於是該寺的大門便開在小胡同裏。事變後，突然僞組織的「建設總署」就修在寺的東面，要擴充衙門，幾次三番向清真寺馬洪阿要地。預備用濫發的「偽鈔」來買回民信仰的中心。這問題進行快要一年

丁丁回民的代表，一天比一天的強烈。等到它一旦派人來拆清真寺的大殿時，慘劇恐怕就會發生在新華門前。

四

日軍官所最拿手的是商業組合。把商人的利益集中到自己的私囊。每一個大尉的收入，據知道日軍內情的說，可以抵一個文部省大臣。對於組合的興趣，一天比一天濃厚。

二十八年八月，它們異想天開，想到回教牛羊行方面的法子來了。於是要一個姓滿的來做傀儡，發動所謂「牛羊組合」。所有宰、販、賣，三步手續，全由「組合」來辦，這七百多家牛羊行的生計，平白被日人奪取而去。

坐而待斃嗎？回教人的生計，自己不去為自己維持，偽政府還會來幫助嗎？一般牛羊行的回教夥計發了疑問。日本人今天入回教，明天辦回教會，後天去朝覲，其最終目的，不過想來吮吸我們的血！「新民會」的漢奸們所宣傳的「只有日本人是中國的朋友」，難道它們的祖宗是日本人？它們才這樣發起舌頭的講話？

發過疑問，蹙着一肚子悶氣，於是由十幾個青年，在清真寺大殿上，作了莊嚴的祈禱，手裏把着尖刀，走到牛羊組合的辦事處了。

一進門便遇見傀儡的滿某。一語不發，其中有一個青年，很快的把滿某的眼珠挖出一個，

耳朵割下一只，血淋淋的提起，走向法院去自首去了。

街上的人，圍着看這新聞的發展。這個動手的青年，一到法院，便用高亢的嗓音說：「今天我一個勾結日本人害回回的滿××做了，這是它的眼睛，這是它的耳朵！隨便法院怎樣處分吧？」法院對這件事，早就感覺無法應付，既深不待，亦淺不得。只好暫時請它到優待室去，提起公辦的問題，先攔攔再看。

不但牛羊行的人，關心這青年的飲食起居，送了不知多少慰問品。優待室只能容十六個人站立，於是走的甬道上都站滿了慰問的人，法院爲大樓下交通方便，把它移在很寬大的一間房裏，好讓大家在屋子裏談談天。

回教父老看着這英勇的青年，成天失了自由，於是不由己的集合了幾十人，走到首善醫院去探視這負傷的滿××，同時要求滿某自己親向法院去要求釋放這行兇的青年。話是這樣曲折：「啊：滿先生，它一時的莽撞，實在對不起，我們已經要它給你登報道歉，請你幫忙保它出來，只有你原告去保，法院才准，如果不肯去保，那麼你難道不顧及你還有一條生命嗎？」第二天早晨，滿某一手扶着痛眼，一手握着呈文，一面哭，一面申訴，請把這位青年取保釋放。

回民已經如像潮水般，湧在法院門前，當那青年走出法院大門時，回民們不約而同的高呼：「歡迎民族英雄」，日本憲兵，聽到這刺耳的口號，更不耐煩，又惹不起這千千萬萬的回

民，忿忿的把臉掉過去。拖起槍走到遼遠的地方去了。

日本人想掠奪回民生計的夢想，被這一位民族英雄靜悄悄的打得粉碎。

五

當事變以後，所有回教的智識青年，爲參加這神聖的抗戰，全部化裝逃出這可愛的家園，走到復興民族的根據地——四川——去——路是那樣的難走，經濟是那樣的不充分；但是，爲復興中華民族的熱情燃燒着，告別了祖父母和雙親，與小弟妹作了分別，踏上爲祖國奔走的征途，不到最後勝利不回家。

日人發現這大批回教青年離開北平，於是把西北學院的一位負責人，傳去問訊：「你是抗日份子，你爲什麼把這許多有用的青年放走，事前不來報告我，你和南方做工作嗎？」這一位負責人很從容的答覆它：「我連我自己的自由，都沒法支配，我還能支配到人家的自由嗎？事變到如今已一年多，而回教青年却拚命要離開這錦繡可愛的古城，這理由你們難道還不知道？你要我殺掉我，要走的還是要走，我沒法說明這理由。」日人也明知不是出於它的鼓勵，目的想威脅他來防止青年南下參戰，想不到一個病老的教員，他的不負責任的話。却使那特務人員爲之語塞。

六

我們要是走到北方無論那一方清真寺的沐浴室裏，隨時可以見着手提着湯瓶的鬚髮斑白的教胞，彼此互以有關抗戰的消息來交換。有一次，我算參加到這種談話中：「今天雲南無線電報告：廣東我們打了勝仗，小日本又死一萬多！」話沒有說完，水池那邊，從矜驕的神氣中，發出了插話：「我的大小子有信來，它已在廣西畢業了，（廣西是中央軍校第六分校的簡稱，在這軍分校中，曾經畢業了好些回教學生。）聽說要到南寧去做大買賣。」啊！不錯，我的外甥來信說，它們的夥計，都到西北去了，老闆要讓它去當頭兒。好！就等他去吧！他們年青人要不好好的做，我們就活得太沒有意思了！」這種真摯的談話，在五六十歲的父老講起來，使我不但聽得出神，有時還不自禁的流下淚來。

七

阿衡在過去對政治是不聞不問的，以他的莊嚴的神采，在禮拜時，用嚴肅的音調，誦着天經，領導着所有的回教同胞，來向其主禮拜。但是現在不同了。在禮拜以前，宣講聖諭的當中，引出天經所諭的一真主與我們白晝，亦與我們黑夜，我們不要着急，寧靜着精神，不久便到黎明。的話，來安慰這幾千幾百過着黑暗生活的教胞，這啓示大有力量。抗戰勝利已在不遠，正

義之光輝，已快照臨人間，有修養的阿衡，早已看到此點，它的預言包含着人間的真理。

提到阿衡，想起最近津浦路中段所發生的一件事來。

離濟南不遠的一個鄉村，因為游擊隊的隊長是回教人，所以在清真寺裏埋鍋造飯，第二天日軍進來包圍，那支游擊軍早已走得無影無蹤，只搜得禮拜寺裏的阿衡，於是不問皂白，把他捕到軍營中去。那阿衡已七十一歲了。

「你通『匪』嗎？」日軍對游擊隊通稱為「匪」的。

「我不知道。」阿衡很自然的答覆這嚴重的審訊。

「你怎麼不知道？昨晚在你寺裏駐紮過的。」

「我只知道它是穆士林（穆士林是回教教友的意思），它逃難打這兒過，我不能不管他，回教的互助，是助人的主要條件。」

「互助，是對『友軍』才應該互助，對『匪』不應該，如比對『匪』互助，便是通『匪』，你知道嗎？」日軍官公然以「友軍」自命，而期望回教方面給它以互助，它在做夢！

「它是『匪』嗎？」阿衡用驚異的眼光注視着日軍官。

「它怎麼不是？你還不說出來，它們現在到那兒去了？有多少人？這裏有沒有他們的一匪徒」潛匿？你知道「皇軍」的紀律嗎？」

「啊！先生！你們恐怕不知道我吧？我認為要幫助的不管你說是『匪』或者比『匪』更可怕我

還是要幫助。你要我不幫助，你儘可把我殺掉。我已經七十一歲，只要真主口喚一到，我只有順命。但是我要說明的，在死之前我要說明的，它是游擊隊，並不是「匪」！好，你可用你的軍律了！我對於死是並不恐懼的。」

「你已經承認和「匪」的關係了！它們究竟有多少人？往那兒去了？」

「我不是告訴你們不知道嗎？你還不預備殺我嗎？幹麼再問下去。」

「唔」！日軍官遇到這樣一個難題，要是動刑，泰安下窪是回教的大本營，濟南的近郊有五、六萬體魄強壯的回教人，這都不是簡單的事。但是如比被這樣一個老頭子硬說下去，豈不太便宜了他。於是想出一個辦法，把他轉解給漢奸的「知事」，讓他去處置。

等到這位道德高尚的阿衡，進了監牢，所有的監犯，不論是否回教，爲這種正義所感，打掃了潔淨的臥坑，伏侍他如像自己的父親，外面回教的人，知道某阿衡已進監，不約而同的約了幾十人到濟南去請願，要是不放，所有發生的意外，回教方面都不能負責。

這事件還未結束，我已經離開濟南。我到現在還系念着這位年高德劭，只知爲正義而犧牲的阿衡，我向真主默禱。請給他以平安！

八

我在北平，去看一位回教朋友，朋友不在，他的小妹不過才十二三歲，知道我從中央來之

對於抗戰情形比較熟悉，它用嬌小的聲音問我：「先生！我們的軍隊什麼時候總反攻呀？我
很驚異她那樣小的年紀，在北平失陷後兩年，進的是偽組織所設立的學校，對於抗戰是那麼樣
的關心。」

「我和我們同學談起，要是中央軍總反攻到北平來，我是多麼快活啊！我的哥哥，也許同
中央軍一道來。××的哥哥在廣西，聽說也要派來華北作戰，那麼：怎樣不快些來呢？日本軍
隊，駐在北平的很少呀！很是空虛的！中央不知道嗎？」他好像富有軍事經驗的老軍人，而其
實僅是一個初中二年級的女學生。

這個情形，要是被日本知道了，它一定又說：「這是中了中國黨化教育的遺毒。」

九

有一個回教學校，學生在家裏收到的中央無線電報告，他用鉛筆提要的記在教科書的空頁
裏，或者寫在抄本上。第二天上學的時候，帶到講堂裏，一個傳遞一個的埋着頭細看。這大概
在上第一課堂的時候居多，而第一課堂往往是日文，教師是日本人，看見學生埋頭專心的聽講
非常高興！有時竟得意的說：「你們要是這樣用功下去，你們一定可以成功一個東亞的回教人
才！」它一點沒有說錯；如比一個回教青年，像在這種環境裏，尙能如此關心祖國的抗戰，他
不是一定可以成功一個有用的人才嗎？

十

我到平綏路沿線的時候，見着所有趕駱駝的運輸工人，差不多是回教人。（在張家口，綏遠，包頭三處至少有八千人）。

「近來買賣怎麼樣？還不錯嗎？」我試探試探他們的口氣。

「唉？不用提啦！這年頭兒！」懊喪的神情，表現出他們精神上所受的無限的痛苦。

「自從事變到現在，就簡直不是這麼回事！買賣統制了！汽車大批大批的往外走，用不着駱駝了！回回已經沒有路可走！連要想趕駱駝也趕不成。老闆不肯乾脆把它賣掉，賣掉以後，我們好輕鬆一下，把家安置好，打游擊去！」

沒有生路的豈止回回，華北的五六個省市的同胞，現在大部份都在饑餓線上掙扎。希望我們的中央能更好的想點妥善的運用辦法，因為這些無罪而就死地的同胞的損失，恐怕比受敵人轟炸而死的，其數額要超過十倍！

十一

我們從前坐火車走過德州的時候，賣清真燒雞的聲音，觸耳都是，這次我從津滬路線經過的時候，簡直沒有一個「一打聽，才知道一切車站小營，都被日人統制，自然賣燒雞的也都被

站上的日員趕走了。現在車站上，只聽得見賣「辨當」(「辨當」是日本的飯，以木盒盛之，冷食)和「甘栗」的聲音，回教人在旅行途中的艱苦愈增加，對於國家的懷念愈殷切。希望將來早一天收復故國河山，收復我們的交通線，不僅飲食不成問題，旅行的自由，也同時得了保障。

十一

山東的民氣，自從吳子玉將軍之死，在精神上打了一次勝仗之後，日本人才知道齊魯文化之邦的威力。但是在吳氏逝世以前二年，有一位勁節高風的某老先生(現在他還留在北平，爲他的安全，姑隱其名。)這一段可歌可誦的事跡願帶介紹一點。這是一段偉大莊嚴的歷史。

他和某僞省長，過去私交很厚，三十年來從沒有離開過。某某自從就僞職之後，再三約他出來，他總是不肯。後來問他爲什麼原因？他說：「我過去沒讀過書，但我知道做人之道。國家平時對我們不錯，一旦國家有事，我們年紀老了，不能爲國家出力，已經很慚愧，要是掉過頭來，背叛國家，我雖然沒有受過教育，這事我礙難從命的。」

僞省長既邀他不出山，於是以私人名義送他一千元聯鈔。他雖然竊得典質衣物，以應家用，但是對這個厚情，他拒絕不受，他說：「我還有兩間廂房，還未典去。大概還夠花一年，謝謝某將軍的厚意。」

他和我談到這句話時，心中有一種無限的得意和安慰。同時他的三兒媳婦已在向他領當天的伙食錢。他傾囊所有，僅夠二日之需。

十三

我在滄縣住了兩天，抽功夫到下去參觀日僞所稱的所謂「青訓」，裏面參加的有不少的回教農民青年。精神雖然非常充溢，可是總有些不大自然。我得便到一家飲食店裏，找一個僻靜處所，和他們談天，有一個二十多歲的農民，它先用宗教語和我打過招呼，問過來歷，就開始了談話。

「先生；這是沒有法子的事，××要調我們訓練，大概是要利用咱們去打中國吧？前幾年用朝鮮人來打我們東北，打我們的長城。蘆溝橋事變後，又用東北的僞軍和「蒙軍」，來打我們的華北。打西南。××的手段固然太狠，我們却有我們的主意。」

「你們有什麼主意呢？」我驚奇的問他。

「我們的希望是××早一點發槍。」

「發槍以後怎樣？發槍了不是就會開走了嗎，」我進一步問着，要聽它所打的是什麼主意。

「這麼隨便？！我們就給他開走？！我們大夥兒已經發過誓，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那麼，先

生，你該明白了吧？

「禁聲！如此漢奸聽道怎辦？」

「我們滄縣，除了外來的不知道底細以外，我們都是中國人，中國人要害中國人，我們自己就把他做了。」

話沒說完，有人到店裏來吃飯，我於是也要烙餅和爆三樣。都時候，我只覺得滄縣的餅爲什麼這樣芳香而富有滋味，耐人咀嚼？啊！原來是我受了北方農民正義的啓示，使我興奮到加進了三分之一的午餐。

十四

北平警察局的偵緝隊，因爲過去的負責人是侯松泉和馬玉麟的關係，介紹了不少的回教人進去，形成一個很大的勢力。當七七事變以後，二十九軍有好些幹部已經化裝成了便衣隊，帶着武器，進出九門。馬玉麟那時當偵緝隊總隊長，他向他的隊員很剴切的闡明他的方針：

「我們是偵緝隊，我們要爲國家盡力去緝捕盜賊，這是我們的職責所在。近來有好些人來問我，二十九軍的便衣隊，隨時出入內外城，我們究竟應該怎樣辦的話。你們先問你們自己是那國人？便衣隊是不是能和盜賊相提並論？我們要甘心去做漢奸，不說便衣隊，就是什麼人也可以去捉捕。但是，爲人要憑良心，漢奸是當不得的！偵緝隊本來是喪天害理的職業，要當中國人的話，這一點天良都瞞昧盡，那我就沒有話說了。」

不久馬玉麟死了，日本特務機關接到太多關於偵緝隊對於抗日份子加以縱容的報告，於是下令改組，將回教偵緝隊隊員逐漸停職。他們失業後，卻反而很高興，這兩年以來，沒有做一件虧心的事情，算對得起他們的祖國。

十五

濟南的紗廠工人，有兩千以上的回教人，他們從前都是從魯北和魯南募集來的。並沒有和政治發生過關係。

自從日人把所有的紗廠通統的接收了，却用着虛偽的粉飾，來表現它對於回教工人的特殊待遇。

日人要是不向它們做宣傳工作還好，有一次敵軍的宣撫班，向一部分在宿舍裏的工人談話，說：「黨軍如何如何不好，國民黨如何如何失人民信仰，只有『皇軍』才是解除中國人痛苦的軍隊」。末了，每人分一把栗子做宣撫的恩惠。

宣撫班剛一出門，這羣工人你望望我，我望望你，有一個工人說：「這不是咱們家鄉出的栗子嗎？他媽的拿着咱們的手指姆塞進咱們的嘴，這算是施了大恩。我的家在滕縣，被它們用大砲轟毀了。我的爸爸到現在還沒有信兒。死活不可知。我剛才倒沒有問他要我的爸爸。」

另外的一個工人，它是濟寧人，二十七年的春天濟甯打得頂利害，他的家原是小康，現在

呢？家破人亡，被敵軍蹂躪淨盡，才來到濟南，好容易得一個工做，一看見猙獰的日人，戴着笑臉走進來，心裏就分外的生氣。等到走了，他大聲嚷着：「這個就是那年衝進我們家屋，殺我哥哥的人！我哥哥的仇還未報，我們來吃他的栗子！」說完，一把栗子撒在滿地，各六各六的向屋角滾走了！

日軍宣撫的目的沒有達到，却惹動了舊仇新恨。大家怒憤的情緒，充滿了那間土灰築成的小屋。這民族大仇，又豈是三五十年所能消滅的？日人把我們的工人，認為沒讀過書，沒受過教育，可以用一把票子來宣撫，它却忘了它曾用大砲，炸彈，毀滅了人的家，殺戮了親愛的弟兄，把安定的生活，被迫到流亡！它然後發揮它大和民族的優越感，這種反應，是必然的收穫。但那些宣撫班職員，却仍在做那欺騙的報告，來麻醉無知的日本政府。

十六

我在膠濟路上遇着一位北京大學畢業的回教同學，他和我分別快十年了，那時他住在東齋，我常常到他那兒去住，看書既方便，而且可以避外邊的塵囂。

這次出乎意料的會見我，「敬之！你怎麼會來到這兒了。」他驚異的注視着我。

「我是到這兒來隨便看看，有些朋友，分別太久了，也可以趁此機會，隨便談談，你近來的生活怎樣了？」我半答半詢的答覆他。

「唉！說來話長。日軍到了德州，我當時就準備南去，因為交通斷了，走到濟甯，轉到臨城，始終沒走出去。後來再折至魯東某縣躲了快一年。日人知道我是北大的學生，而且辦多年的教育，再三派人來約我去當某縣中學校長，每月的報酬是三百元，每年以十二個月計算。我聽這話很吃驚，日人要更進一步來強迫我，怎辦？不如早些走了好。於是，一面答覆那幾位傳達使命的友人，告訴他一個星期後，俟得到老母親的允許，再為回覆。一面便啓程到了這裏。」

「現在怎樣？還是教書嗎？」我發問了。

「敬之兄！書，還教得下去？在偽組織的系統之下，我們還有踏進一隻腳去嗎？現在我的生活很平易，賣點土布料，和鄉下人作點生意，它們很樸實，我很處得來。生意也都不錯，上月除了開銷以外，還賺了二百多塊錢，夠家用就行。我見了你，很慚愧？不能為國家出力，被大時代遺落在敵人淪陷區的後方，看看你們從事抗戰，心裏的難受，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不僅是你一個如此吧？」

「不錯；我們有好些同學當時因為經濟關係，沒有來得及南去的。至今生活的艱苦，超過十倍。漢奸打聽比誰也清楚，挨個去拜訪，要他們出來做事或辦教育，但是他們通統的推却了。然而生活迫人，沒辦法，販些白菜來賣。日憲兵得到報告，於是天天來搜查，它的理由是：「我們用高級薪水，請不出你們來幫助「新政權」做事，可是，你們倒賣起白菜來，這分明

是爲南方工作做掩護，非搜查不行！結果弄得他們白菜的買賣也不能做，流亡不知到何方！敬之兄！你們轉戰萬里，辛苦固然辛苦，但是精神之痛快，我們是羨慕得沒法表示！敵人後方，簡直不是人住的，要是沒有錢，逃不出戰區，這火坑的罪，不是我們受的，是誰受的？它說到這兒，眼珠已爲淚水所包圍。

當時我也快要哭出來，理智把感情壓抑着，用溫語安慰着他：

「××！我們的軍隊，現在比戰前質與量上都有大大的進步，你要是能離開這裏，回中央去參戰，我可以給你找機會去表現你爲國家的忠誠。你要是離開家鄉，只要能在民間，主持正義，不一樣也是在作戰嗎？國民公約，就是戰區民衆對日人的最高戰則，你可以運用它去領導和你有往來的主顧，那你不一樣盡了你神聖的職責了吧？」

他感謝我的誠意，他仍然願贊成我第一次辦法，輾轉取道滬港安南，回到我們神經中樞所在地的四川來參加抗戰建國的莊嚴任務。

寫到這裏，想到我們在抗戰以後，除了物質以外，不知損失了多少人才！而這些人才，至今仍遇着這慘絕人寰的生活！海口，一天一天的不通。回到中央來參戰的途程，一天一天的遠。路費，一天一天的增加。而所積蓄的勤勞所得，却一天一天在消耗減少！中央要是早一天想辦法，還可以多救一個人才，不然，就是他們不參加偽組織，饑餓的魔鬼，也會伸出手去逼死他們！那就不是人才本身的悲運，而是整個國家民族的損失了。

日人爲企圖對回教世界，表示聯絡，並宣傳日本如何如何不與回教爲難，如何對華北回教人以優禮相待，在民國二十七年秋派遣了一個朝覲團，經滬，港，新嘉坡一直到阿刺伯去參加回教的朝覲年會。

這個朝覲團，有團員五人，除了一個青年是日方由關外調來的外，其餘全是華北的教長，新聞記者和商人，被迫而參加的。

關外淪陷快八年了！這位青年，由中學時代起，一直在日方的麻醉教育中。「中國是如何紛亂；黨派是如何紛爭；黨軍是如何缺乏軍風紀；惟有「皇軍」才是東亞的安定力……」一套謊騙民衆的宣傳，已經感到懷疑。這次參加朝覲團，到上海，踏入租界，看看如火如荼的抗戰情緒，在孤島淪陷兩年以後，尙有蓬勃的民氣！他驚異！他向他的同伴說：「中國有這樣大的力量，我如比不到南方來，怎麼會知道？有這種民氣，還會亡國嗎？日人常常向我們說：中國人太懶惰，不講衛生，不團結，做事只有五分鐘的熱心，如比「皇軍」不幫中國的忙，遲早要夷爲白種人的殖民地的話，我現在得了具體的答覆，中國的確是太偉大了！西行的最大收穫，恐怕是深印腦海的印象吧？」

其中的兩位教長，到了上海以後，打聽西行的手續，得到在滬教友的指導和說明以後，由

內心發出其鳴來：「咱們是中國人，決不會甘心作異族的走狗，在被迫的環境中，偶爾走一綫，這心跡定會得着教友的諒解的」。

到了埃及，有一大夥尼羅河上祖國的擁護者——留埃及的中國學者馬堅，納子嘉等二十幾位先生知道這個消息，馬上更親切的去接待他們，用至上的誠懇和熱忱，去說服在日人之壓迫下，而不得不來到阿刺伯朝覲的一羣。

說服的工作成功了！偽朝覲團的團員把日本人令他們帶給阿刺伯王和埃及的禮物全用中國回教人的名義送出了。日本人讓他們說日本如何在華北施恩惠，對回教如何優待，但為良心及鐵一般事實的驅使，不能不趁這機會把日本人在華北蹂躪情形，盡情描述。這一羣新從華北歸下來到的教胞，更容易引人注意。他們的朝覲工作完畢，跑到青天白日旗幟下，照了一張像。其中的一個新聞記者向人說：「日本人只能支配我的身體，不能支配我們的心靈，遲早它要領略中國回教人的力量的」。

十八

二十八年的十一月十六日，北平發生了一件軒然大波的事件。

事件的起因很，但是結果形成了日本與回民間感情的對立。這是日本人所初意不及的。十四日的下午，有偽回教青年團的團員在天橋萬盛軒觀劇，因細故與戲院方面，發生嚴重

的爭執，繼至雙方動武，青年團員六人受重傷，天橋方面的回教小販，以教友被毆，立刻停業參加鬥爭。戲院方面亦糾合流氓多人，持演劇用的棍棒，桌椅齊飛，於是萬盛軒，成了演武廳。

在械鬥過程中，自不免有人呼喊侮辱回教的口號，於是引起全市回教教友的公憤。十五日的上午，齊集天橋清真寺，討論應付辦法，決議到偽回教會去請願。

十六日上午請願的行列從天橋一直到廣安門大街，向舊東北大學原址偽回教總會進發，人數愈聚愈多，大樓前的廣場，被回教羣衆站得毫無隙地。

回教代表們，步上大樓日本人的辦公室，告訴這一次事件的發生，擴大，並且希望回教團體能幫回教人一些忙的話。日本的特務機關所派遣的顧問高垣信造，教官中村義一等，早就得了情報，說這次鬥毆，曲在回教，要讓回教去向萬盛軒主人道歉。回民代表所要求的條件則是這樣：

- (一) 懲辦萬盛軒的肇事人
- (二) 向全體回教道歉並登報聲明
- (三) 賠償被毆青年團員醫藥費
- (四) 在天橋附近向回教掛紅放砲
- (五) 担保以後不再有同樣事件發生

日人掃出它的臭架子，對回民代表所提條件，絲毫不理，並且發生嚴厲的吼聲，將代表斥逐下樓。樓下也是辦公室，是中國職員工作的地方，這羣代表向它們說：「我們和日本交涉破裂了！我們走吧！」齊聲答着，「好！」於是順手將公文棹推翻，十幾個人退出辦公室的時候，口中喊出堅毅的口號：「誰再來回教會做事，誰是漢奸！」這一羣由一個從事新聞事業的青年帶着，參加到請願的集團裏來。

日本人一發現這青年本來就是回教會的職員，大怒！「你是回教會的職員，你不能在這裏，你得出來！」但是它很激昂的說：「我前一分鐘是回教會的職員，現在我是請願的民衆，請你對我們所提出的要求，逐一答覆，不然，我們有我們處理的方法。」

日本人在這嚴重的場面，以爲回民要暴動了，於是幾個倭子，跑上樓給日本憲兵打電話，叫馬上派武裝兵來彈壓。但是，日本憲兵的答覆很乾脆，「關於抗戰問題，奉軍令一概由特務機關處理，你們可以到陸軍特務機關報告，我們不便派武裝兵去，恐怕激起嚴重的事變！」日人手腳無措了！六個人不約而同的，見回民舉拳動腳，以爲要打它們，（其實僅是一種示威，日本人的胆量，是隨着武器而伸縮的。沒有武器在身傍，胆子比鼠還小。）於是從後門逃之夭夭！

「日本人逃走了！」羣衆得意的神采，溢於眉宇。正要整理行列，再到天橋，萬盛軒的主

人，已經肉袒牽羊，負荆請罪來了。大家接着紅布，這時目標已不注重這小問題，而日本人被

羣衆趕跑的事，成了議論的中心。

偽回教青年團的團員，這時已收拾好了行李，自動宣佈解散，把行李搬往牛橋大寺，回教會成了一座空城。

日本陸軍特務機關，那時由喜多誠一負責，接到這項報告，對這六個處理不善的日本人，大加申斥，同時令其回國。一面發出佈告，勸原在回教會工作之職員，回會辦公。這佈告原來貼在辦公室，沒人理，後來重新掛出大門外，走過的回教人，看看這佈告，彼此互語着，「日本人要想利用回教的陰謀，現在揭破了，日本的虛偽，只有利用『力』才可以擊毀它！」

兩年以來，費了一百數十萬元經營的偽中國回教總聯合會，於是宣告總罷工，偽回教青年團宣告自動解散。到每一個清真寺裏，看見每一個回民，臉上都浮着勝利的微笑。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
第七七號



721

70



2.7

~~7015~~